



# 父与子

F U Y U Z I

[俄] 屠格涅夫 著  
郑文东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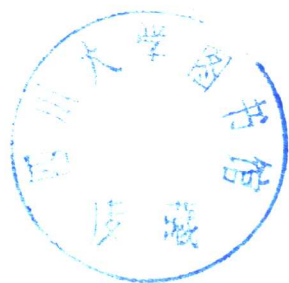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90128402

# 父 与 子

F U Y U Z I

[俄] 屠格涅夫 著  
郑文东 译



90128402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与子/(俄)屠格涅夫著;郑文东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1935-6

I. 父…

II. ①屠…②郑…

III. 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

IV. I 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3886 号

责任编辑:罗公元 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武汉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1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230 千字

印数:5001—9000 册

---

ISBN 7-5354-1935-6/I·1505 定价:11.00 元(简精装)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Shiye Wenxue  
Jingshu Congshu  
Wang Xironglin





Shijie Wenxue  
Jingshu Congshu  
Wang Xinglin



Atsje Wexel  
Kingshu Wangshu  
Wang Xiangshu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初 恋 ..... | (1)   |
| 阿 霞 ..... | (73)  |
| 父与子 ..... | (127) |

# 初 恋

献给 П·В·安年科夫

根据科学出版社（莫斯科——列宁格勒）1965 年版《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·二十八卷集》（第九卷）译出

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fact that the  
 government has been unable to  
 maintain a stable currency. This  
 has led to a loss of confidence  
 in the government and a  
 consequent loss of support  
 from the people. The second  
 is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 
 has been unable to maintain  
 a stable economy. This has  
 led to a loss of confidence  
 in the government and a  
 consequent loss of support  
 from the people. The third  
 is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 
 has been unable to maintain  
 a stable society. This has  
 led to a loss of confidence  
 in the government and a  
 consequent loss of support  
 from the people.

客人早已散去。钟已敲过十二点半。屋子里只剩下主人、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。

主人按铃，吩咐仆人收拾餐桌。

“那么，就这么说定了，”他说，点上雪茄抽起来，把身子更深地陷入扶手椅内，“我们每个人都要讲讲自己的初恋经历。您先讲，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。”

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长得胖胖的，一张圆脸，浅色头发，他先瞅一眼主人，然后抬眼仰望天花板。

“我没有初恋，”他末了说，“我直接从第二次恋爱开始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是这样的。我第一次追求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时，才十八岁；可我在向她大献殷勤时，觉得这事并不新鲜：和我后来追别的女人时的感觉一样。老实说，我的初恋和最后一次恋爱是六岁左右爱上了自己的保姆；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之间的细节我早已遗忘，即使我还记得，谁又会感兴趣呢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主人开口道。“我的初恋也没什么趣儿；在认识我现在的妻子——安娜·伊万诺夫娜之前，我谁也没爱过，——我们之间一切都很顺利；双方父亲保的媒，我们很快便爱上了对方，不久就结婚了。我的故事三言两语就可说完。我得承认，先生们，我提出‘初恋’的话题，是希望听听你们这些中年单身汉们的高见。您难道不能给我们说说您的趣闻，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？”

“我的初恋确实有点不寻常，”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稍稍有点结巴地说，他四十岁左右，一头黑发中依稀可见零星的白发。

“噢！”主人和谢尔盖·尼古拉耶维奇同声道，“那更好……

请讲吧。”

“让我想想……哦不！我不打算讲；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：要么讲得简短枯燥，要么冗长虚假；如果你们许可，我把我记得的一切都写在小笔记本上，然后念给你们听。”

朋友们起初不答应，而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固执己见。两周后他们又聚到一起，弗拉基米尔·彼得罗维奇亦如约而至。下面就是他笔记本里所记载的：

—

那是在一八三三年的夏天。我那年十六岁。

我住在莫斯科，和父母在一起。他们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的卡卢日卡门附近租了栋别墅。我在准备升大学，可很懒散，也不着忙。

没人限制我的自由。我随心所欲，尤其是和我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分手以后，他一想到自己像个“炮弹”似地掉到俄国，就不舒服，整天脸色凶凶地在床上闲躺着。父亲待我和气又淡漠；母亲几乎不注意我，尽管我是她的独生子；其它的烦心事把她给吞没了。我父亲还很年轻英俊，和母亲结婚是有财可图；母亲比父亲大十岁。我母亲的日子过得比较惨：她总是激动不安，猜忌生气——可又不在父亲面前流露出来；她非常怕他，而他总是那么严峻、冷淡、疏远……我没见过比他更镇定、自信和独断专行的人。

我永远忘不了在别墅过的头几个礼拜。天气非常美妙；我们是五月九号从城里搬到别墅的，那天正是圣·尼古拉日。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，有时到城

门外去走走；随身揣着本书——如凯达诺夫编著的教材，可我很少翻它，而是常大声朗诵脑海里记得的诗，我能背出不少；血在沸腾，心隐隐作痛——那么甜蜜而又可笑：我总在期待着什么，担心着什么，而又对什么都诧异，全身心地准备迎着什么；我想象着，这种幻想总是快速地萦绕着一些同样的东西，就像雨燕在晨曦中绕着钟楼飞翔；我深思，忧郁，甚至哭起来；可即使透过由吟唱的诗句，透过由日暮之美所引起的泪水和忧伤，青春及沸腾的生命亦如春草一样疯长起来。

我有一匹骑用的小马，我常常自己给它备鞍，骑着它独自向远处飞驰，幻想中自己成了中世纪比武中的骑士——风在我耳边多么愉快地歌唱！我抑或抬头望望天空，把那灿烂的阳光和一片蔚蓝映入我敞开的心扉。

我还记得，那时女人的形象，女人爱的幻影在我的脑海中还只是模模糊糊的；可我所思所感受到的一切中，已隐隐约约透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，莫名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，一种半朦胧、羞涩的预感。

这预感、这期盼浸透了我的全身：我呼吸着它，它存在于每一滴血里，流遍了我的每一根血管……它注定很快要实现。

我们的别墅是一栋带圆柱、木制的豪华宅子，有两个低矮的厢房；左厢房是个做廉价糊墙纸的小小作坊……我多次到那儿去过，看那十多个瘦瘦的小男孩，他们头发乱蓬蓬的，穿着油腻腻的长袍，小脸枯瘦，不时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架的木杠杆上跳来跳去，借自己瘦弱身体的重量，压印出糊墙纸的五彩花纹。右厢房还闲置着，待租。一天——五月九日过了三周多吧，这间厢房的护窗板开了，露出了女人的脸——有家人搬进来了。我记得那天午饭时，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谁，听到是扎谢金娜公爵夫人，她起初还不无敬意地说：“啊！公爵

夫人……”可后来又补充道：“肯定是位穷的。”

“他们租了三辆马车来的，太太，”管家恭敬地上菜，说道，“他们自己连马车都没有，太太，家具也是最简朴的。”

“哦，”母亲道，“那还好些。”

父亲冷冷地扫了她一眼：她便沉默不语了。

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确实不富裕：她租的那间矮小的厢房看上去那么破旧，稍微殷实点的人家也不会住在那儿。不过当时我听了只当耳旁风。我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：我刚读过席勒的《强盗》。

## 二

我有个习惯，每天傍晚拿着枪在花园里徘徊，专待乌鸦。我早就恨上这种谨慎、贪婪而又滑头的鸟。就在我提到的那一天，我依旧去了花园——不过在所有小径白走了一遭（乌鸦已认识我了，只是远远地不时地叫上几声），我偶然走近了那道把我们的花园同右厢房后的一块窄带似的园子（那是属于这间房的）分隔开的栅栏。我低头走着。突然听到了人声；隔着栅栏望去——我怔住了……我见到一种奇异的景致。

离我几步远的地方——草地上，绿色马林果丛中，有位姑娘，亭亭玉立，她身穿条纹的玫瑰红衣衫，头上包着块白帕子；她被四个小伙子簇拥着，用一些我叫不上名，但孩子们很熟悉的灰色小花轮番敲着他们的额头：这些花的形状宛如小口袋，当敲在硬东西上时，它们就会咯嚓一声爆裂开来。小伙子们那么惬意地伸出额头——而在姑娘的动作中（我从侧面看着她），有些许迷人的、颐指气使的、爱抚的嘲弄及可爱的意味，

我几乎要惊喜交加地叫起来了，我觉得只要这美妙的手指敲一下我的额头，我会马上把世上的一切都抛弃。我的枪滑到了草地上，我忘掉了一切，贪婪地凝视着那挺秀的身材、颈项、纤纤玉手、白帕子下略微散乱的金发，那半闭的慧眸，那睫毛，还有睫毛下柔柔的脸颊……

“小伙子，哎，小伙子，”突然我身边响起了一个声音，“难道能这么望着陌生的小姐吗？”

我全身一抖，怔住了……我身边栅栏的另一面，站着一个短短黑发的男人，正嘲弄地瞅着我。这一瞬那个姑娘也向我转过脸……那张活泼灵动的脸上镶嵌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——这张脸突然微微颤动了一下，她笑了起来，一口皓齿在闪亮，眉毛有趣地往上一抬……我面红耳赤，从地上抓起枪，身后传来一阵善意的轰然大笑，我跑回自己的房间，扑到床上，用双手把脸捂起来。心怦怦地跳着；我既羞涩又很快乐：我感到从未经历过的激动。

我休息了会儿，然后梳洗好，下楼去喝茶。那少女的身影又萦绕着我，我的心跳得不再那么快了，可又那么令人愉快地紧缩着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父亲突然问我，“乌鸦打着了？”

我本想全告诉他，可还是忍住了，只是暗自笑笑。就寝时，自己也不知为何，金鸡独立旋转了三四次，把头发抹上油，然后倒下，整夜睡得很香。清晨前我醒了一会儿，抬头欣喜地环顾一下周围，又睡着了。

### 三

“怎么和他们认识呢？”我早晨一醒，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个。早茶前我去了花园，可并没十分靠近那道栅栏，谁也没看见。早茶后，我又在别墅前的街上绕了几圈——远远望着那扇窗……我好像觉得她的脸就在窗帘后面，便立刻惊慌失措地逃开了。“我非得认识她不可，”我想着，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前的沙地上踟蹰着，“可怎么才能认识呢？这倒是个问题。”我搜索起昨日相遇的种种细节：尤其清晰地记着她对我的嫣然一笑……不过就在我激动地设想着各种办法时，命运已来眷顾我了。

在我出门后，母亲收到了一封我们新邻居用棕色火漆封口的信，内有一张灰色信笺，那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单及廉价葡萄酒瓶塞上才常用到。在那封文理不通、字迹潦草的信里，公爵夫人希望得到我母亲的保护：我母亲——据公爵夫人说，和一班要人很熟，而她和孩子们的命运都由这班人决定着，因为她有些非常重大的诉讼案件。“我以一个，”她写道，“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向另一位贵妇人寻求帮助，并且很高欣（兴）能有这个机会。”信的末尾，她请母亲允许她来拜访。我回家正遇上母亲心里不痛快：父亲不在家，她无人可商量。不答复“贵妇人”，况且还是位公爵夫人的信，就太失礼了，可怎么答复——母亲又犯愁了。写法文信不妥，俄文拼法她又不太在行——她心里很清楚，不愿损坏自己的名声。见到我回来，她很高兴，马上让我到公爵夫人家走一趟，口头转告她，说我母亲随时准备竭力为公爵夫人效劳，邀请她下午一点到我们家来。

我秘而不宣的愿望这么快就要实现，真叫我又喜又惧；不过我一点也没显出内心的惊慌不安——就先回到自己房间，系上新领结，穿上新礼服：我在家还穿短上衣和小翻领衬衫，尽管觉得它们太累赘。

## 四

走进那所厢房既拥挤又不整洁的前厅时，我不由得浑身颤栗起来，迎面碰上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仆，长着一张古铜色的黑脸膛，一双阴郁的猪眼睛，额头和两鬓刻着那么深的皱纹，我从未见过。他端着盘啃光肉的鲑鱼脊骨，边用脚掩上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，边生硬地问：

“您有啥事？”

“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沃尼法季！”一个刺耳颤抖的女声在门里叫起来。

仆人一言不发转过身来，露出制服已磨得很旧的后背，制服上只有一颗已褪成红褐色、带纹章的扣子，他把盘子往地上一搁，进屋了。

“警察局去了吗？”那个女声又问。仆人含糊地说了点啥。“啊？……来客人了？……”又传来那个女声，“邻居家的少爷？嗯，快请进。”

“请到客厅去，少爷。”仆人出来对我道，边从地上拾起盘子。

我整了整衣服，进了那间“客厅”。

“客厅”并不大，也不太清洁，摆着几件好像匆忙摆在那儿的家具，家具也挺寒碜。窗边掉了一把扶手的椅子上坐着位